

# 传奇书店，浪漫书写

◎ 陈增爵

暴殄天物。或许，因为他只在此借宿了一年半载，难以梳理这家留存不少文学名家影踪的莎士比亚书店，与春风秋月交手数十载之感觉？

他当时被书店老板乔治允许成为寄寓者之一，首先感受到的，是这里有一种轻微的幽闭感。他与同是寄寓者的一些流浪文人交往中，又发觉那书店竟具有非同寻常的开放性——它可是个文艺青年的精神避难所。他们中的每个人仿佛都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，他们的过去都有一个刻骨铭心的故事。然而，来到这里，他们那些心灵的伤口可以得到舔舐，获得修复。或许，这些人的心中都有过一个恶魔，而不太适宜待在圣母院，可在拥有可以看得见巴黎圣母院的这书店，彼此相处的日子里，他们心灵上的灰暗却能逐渐消弭。当然，《时光如此轻柔》的文字，并非着墨于宗教色彩的赎罪、忏悔，而只是讲述那些落寞文人的生活。那一个个故事都是真实的社会纪实片断，有的来自巴黎的本地，有的来自加拿大，还有的是来自齐奥塞斯库时期的罗马尼亚。在这里落过脚的过往客，不全是流浪文人，有的是改头换面的嫌疑罪犯，还有暗自携带了一挺轻机枪的旅居者，真是形形色色。要知道这五十年间，在莎士比亚书店借宿过的人竟有四万多。

自然，来这里的人住者，不会遭遇“客官，您来小店是打尖，还是歇脚？”这类中国话本小说里店小二口吻的审查。因为书店的老板乔治聪慧狡黠，他亲自“面试”那些申请寄寓者，面试方式是让申请者写一篇文章。他当然是个老男人，深知男性心理的他，如同一头老狼守护着自己的领地一般，对那些在书店打工的漂亮姑娘爱护有加，保护她们不受入住者，乃至过往顾客制造风流韵事的伤害。因为他有天赋：可以在极短的时间里，读懂每个申请入住者的心；因为他有能耐：可以将所有可能会对自己书店造成伤害的不利影响，扼杀于萌芽状态。他也因此可以对新的来客，显示最大限度的宽容，哪怕这个新来者有些不知好歹。

一个在2000年已经86岁、拥有如此惊人天赋和能耐的老板乔治的丰富经历，正是杰里米·莫赛尔在书中的浓墨重彩之处。作为对莎士比亚书店招牌元素的叙述，乔治与女店员之情愫，是作者乐于述说的。86岁的乔治居然向他小近70岁的打工妹伊芙求婚，而伊芙居然嫁给了乔治，可见乔治的魅力和莎士比亚书店的神奇气场。诙谐，浪漫，书中使用的笔触，犹如点击莎士比亚书店数十年来氤氲着的文艺浪漫气息，借用这气息的氛围，祝福了那场年龄相差悬殊的婚姻。至于渲

染“一树梨花压海棠”的暧昧，抑或描摹“老牛吃嫩草”的尴尬，翻阅《时光如此轻柔》后，人们自会有所判断。

据说，世界各地来巴黎的游客，倘若具有文化素养的，都会抽时间到莎士比亚书店一行，甚至会在书店门口留个影。当然，在当地购买路易威登、爱马仕包包的，也是游客此行的必然安排。《时光如此轻柔》书中，杰里米·莫赛尔就写到自己手头窘迫时，被巴黎的“黄牛”牵线，代替游客去购买路易威登手袋，从中可以赚到1600多法郎的生财之道。书中还写到怎样花最少的钱，在巴黎街头喝咖啡，吃美食的窍门。如此种种细节，使《时光如此轻柔》增添了仿佛可以触摸的真实感。

对于书店的量词，用“一家”不如用“一升”更为贴切。本文中选用“一家”。因为书店老板乔治坚持的文化出版理念，在“娱乐至上”的消费时代，居然使这家书店，成为流浪文人一个精神家园的“家”。

人们可以嘲笑乔治的精神追求，有着唐吉珂德气息。可是，“莎士比亚书店是一个避难所，就像塞纳河对面的教堂一样，这是一个主人允许所有人拿走自己需要的东西，并尽己所能给予的地方。”书结尾的这句话，蕴含着对文化精神的褒扬，令人掩卷后许久许久，仍无法忘却。

## 新书推荐

《古堡与黑暗》余光中著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

此书为著名作家余光中先生的游记精选集，文风优美，融才情、学识、哲思于一体。在每一篇文字中，都深藏着一个元气充沛的行者走动在山水或文物之间，他观察犀利，知识丰富，想象高超，读者跟随叙述，感若同游。

《时间的两岸》陆梅著，浙江少儿出版社出版

这是陆梅的最新随笔集，她写故乡、童年、植物、花草、读书、写作甚而童年阅读……妙言俯拾皆是，皆有体己之感。她谈童话，“一个相信童话的人，有信、有望、有爱、有来处、有归宿。”她谈读书，“邂逅一本好书，就是相逢一颗伟大的灵魂。你和这颗灵魂一起生活、一起做梦、一起观照。于是，你也就随着这个灵魂成长一次、茁壮一次。”她谈看花，“少年花间岁月回不去，但有诗为证，草叶为证，再从纸上回到花树天地间，不是怅然，而是喜悦。”从故乡的记怀文字到一个“理想的下午”的阅读与书话，从“沿途的花事”那自然闲笔到“那些忧郁的碎屑”中少女的黑暗青春，生活的细节在作者笔下处处入画，性灵洞见交织于文本，文字绵密、气质剔透，读之如沐春风，犹被滋养。

《海殇——欧洲文明启示录》王义桅著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此书记录了一名学者外交官在布鲁塞尔任职三年的感悟，参加四百多场国际研讨会的所闻，以及对欧洲文明发展的反思。作者以中国古老智慧概括出欧洲海洋文明衰落的五大内因，剖析了欧洲现代文明的八大模式和海洋文明的五大悖论，提出“改造我们的欧洲文明观”这一时代命题，以纠偏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仰视西方的知识体系与价值标准。作者认为，尽管中欧发展阶段不同，但双方都面临着通过自身的文明转型推动人类文明转型的时代使命。在文明互鉴互融过程中，中欧携手开创新人文主义，为世界所期待。

《悲伤的另一面》乔治·博南诺著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

《悲伤的另一面》着重强调人类具有与生俱来的复原能力，当面对亲人死亡，面对如战争、灾难、流行病、恐怖袭击等其他无数恐怖事件时，丧亲之痛无法回避，同时，我们也看到人类强大的复原能力无处不在。作者乔治·A·博南诺和同事们开展了一项抽样范围多达16000人并持续了35年的研究，其中一些参与者被跟踪了大约20年。如此大量案例的支持，使其结论具有相当的说服力。死亡常常能唤醒人们内在强大的生命失调感，而哀伤最初带来的震惊逐渐消退后，许多丧亲者意识到已向自己悲痛交加和饱受折磨，也不是自己万念俱灰和生不如死，而是尽可能继续地完满生活。这是一部描述人们如何克服悲伤情绪的精彩之作。

# 《知识的边界》：大数据时代知识的停止点

◎ 刘运辉

毫无疑问，信息超载作为一种生活方式，已经挟裹着众生的生活。戴维·温伯格《知识的边界》所尝试的，恰是在大数据时代，如何认知网络下的知识与科学。因为，不管确定“互联网+”，还是定义“互联网-”，都要面对今日“事实不再是事实”，而“专家随处可见”的现实。

显然需要理清思路，理性面对这一切。你要学会像戴维一样，冷静地打着比方，包括以转述的方式，向自己的见解缓步、轻松而去——

美国出版公司兰登书屋的创始人之一贝内特·瑟夫出版的一本书里就讲过这么个奇闻轶事：

一天，《哈波斯》杂志的卡斯·坎菲尔德在编辑部接待一位长相甜美却个性坚决的妇女。这位女同胞很想讨论她自己正在创作的第一本小说。“一本小说应该是多长的篇幅？”她问道。

“这个问题没有确切的答案，”坎菲尔德解释道，“一些像《伊登·弗洛姆》这样的小说，大概只有4万字。而其他小说，如《飘》，却可能达到30万字。”

“但，普通小说的平均长度大概是多少字？”妇女坚持问道。

“呃，我觉得大概是8万字吧。”坎菲尔德回答。

妇女跳了起来，并欢呼着。“感谢上帝！”她喊道。“我的小说完结了！”

戴维转述这则趣闻并不是让大家简单地笑一笑。戴维想说的是，面对太多的信息而无法全

部知道的事实，其实我们的战略一直是建立一个知识的停止点(stopping points)系统。这是个很有用的方法，很实用于保存和交流知识的纸质媒介。

戴维列举的另一伟大实例同样能说明问题。1836年，达尔文从“小猎犬号”航行归来，完成了将促进他进化论理论观察。1838年，达尔文对自己的理论有了清晰的想法。1842年，他用铅笔写下了35页的“骨架”，但没有公开。1844年，他写了189页的手稿，没有公开，但指示妻子，如果他死了就将手稿出版。接下来的15年，他研究了藤壶，出版了8本书，生了9个孩子，并且经常和同事通信往来讨论。他还开始了实验科学。但他就是没有出版自己的进化论。他似乎在等着什么？有一天他收到了年轻的博物学家阿尔弗雷德·罗素·华莱士写来的一封信，此后华莱士又寄给了达尔文一份20页的文稿，里面提到的理论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基本相似。达尔文万分惊讶，他想成为这个理论的最早提出者，但不想欺骗华莱士，或者怕更为糟糕，让自己看起来是窃取了华莱士的观点。在听取两位亲密同事意见后，1858年7月，伦敦林奈学会安排宣读了华莱士的一篇文章，以及达尔文的两篇文章。林奈学会在自己的杂志上刊发这些文稿后，达尔文才开始在科学家圈内引起关注。这个鼓舞，让达尔文经过13个月的写作，完成了不朽的《物种起源》。达尔文和华莱士的故事，后世有多种解读。纸

质出版模式静静地塑造了科学，这是一个例子。同时，那个停止点，格外清晰。

传统的知识是纸的意外产物。没有什么时候，我们对纸的认识这么明确过。纸上的知识，它们经过层层过滤，才能在纸上“行走江湖”。但今天，纸质悄然换作网络。在此背景下，如有达尔文和华莱士的故事上演，恐怕要重新演绎，且绝不会如此安安静静，按部就班，起承转合。

能够明确的是，权威在网络时代仍然会是一个停止点，但“权威已经不再是一个主要由有资质的人所构成、专门生产特产品的特殊阶层了”。相反，权威更多地是由功能性来定义，如你的体验一般：权威是你在无数连接中访问的那个最后一个页面——是你决定不再继续去点击其他链接的那个页面。

正如戴维所打的比方一样：当知识变得网络化之后，房间里最聪明的那位，已经不是站在屋子前头给我们上课的那位，也不是房间里所有人的群体智慧。房间里最聪明的人，是房间本身：是容纳了其中所有的人与思想，并把他们与外界相联结的这个网。换句话说，互联网作为知识的基础设施，本身并不拥有创造知识的实体要件，知识不存在于书籍之中，也不存在于头脑之中，而是存在于网络本身。

以下事实正越来越清晰：传统的图书在表达观点的方式和呈



现形态上，是将思想挤压到一条狭长的小径上，驱使读者沿着这条小径行进。网络化时代，从最为纯正的网络意义上，它的开放姿态，决定每个人都遭遇了网络所带来的心理颠覆——丰富性、链接、无需许可、公共性、未决性，但网络化的知识和科学，会让我们更加接近关于知识和科学的真理。但就在这浩若烟海之中，我们一样要找到知识的停止点，在心里给它个飞吻。

网络，如尼古拉斯·卡尔说的那样，重装了我们的大脑。在信息洪流之中，众生得以不必焦虑，并能轻松自在地在网络之上“笑傲江湖”的方式，或许是找到那一个个知识的停止点。从这个意义上，我们要再回看一下本文开始时戴维·温伯格转述的故事，大笑三声，一起释怀。